

山海寻梦

天路上流动的

青藏铁路那曲站,海拔4513米。西宁开往拉萨的Z8991次列车驶入那曲站。车门打开,列车长朱虹艳站在车门口,一遍遍提醒旅客:“大家慢一点,这里海拔高,不着急。”穿着制服的她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显得干练利落。那曲站停车时间长,不少旅客下车吸烟。朱虹艳一边提醒安全,一边留意站台,等最后一名旅客上车后,她才转身巡检。“一个也不能落下。”她说。

一天走几万步是常态。步数多了,车厢里的情况也就摸透了。哪位旅客脸色不对、哪件行李放得不稳、哪位老人需要多问一句,她走过去就能看出来。

一个也不能落下

朱虹艳是江苏人,今年37岁,2012年参加工作,当列车长已有7年多。2024年6月,她调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客运段宁藏车队,跑西宁至拉萨一线。车队负责2对4趟列车,其中Z8991次列车要停靠雁石坪等3个乘降所,是青藏铁路上停靠站点最多的车次之一。

“每个月有20天至24天在车上。”朱虹艳说,暑运期间还要加开临客,休息时间更少,走“大趟”6天能回一次家,走“小趟”也要4天。乘务组19人,加上餐车工作人员和检车员等,整趟列车工作人员不到35人,要服务近千名旅客。因为沿途海拔高,运行时间长,车上配备2名列车长,每7小时换一次班。

高原反应通常发生在翻越唐古拉山前后。列车驶过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唐古拉山口时,虽已是凌晨,乘务组仍要克服疲惫加强巡视,发现高反旅客便及时采取措施。“车上备有吸氧管,旅客出现高反立马就能吸氧缓解。”朱虹艳说,成熟的应对措施都是练出来的。列车员还能提供“小翻译、小导游、小医生、小帮手”服务,车队经常开展藏语、医护知识培训。

朱虹艳身上带着三部手机:一部用来联系旅客,一部用作沿线信号不好时的备用机,一部是验票查证的终端机,能看到重点旅客信息。“重点旅客一旦上车,我们就随时关注。”朱虹艳正说着,手机响了,有旅客反映广播声音大。她立马拿起对讲机,让工作人员调低音量。

让朱虹艳至今难忘的是,在一趟车

上,感动于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,旅客后来送来锦旗。“其实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她淡淡地回忆道。

亲历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周年,朱虹艳心里不仅有自豪,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。20年来,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1.04亿人次、运送货物超8.24亿吨,进出藏旅客量累计突破4100万人次。这些数字落到每一趟车上,就是她和同事们的日常。

“保障行车安全,要把每一位旅客平安送到目的地。”说到这里时,朱虹艳的眼神坚定。长时间在海拔地区奔波,身体要反复适应高海拔变化,很多时候是扛着不适坚守。“可每当看着列车穿行在雪山湖泊之间,看着旅客平安抵达,又觉得付出有意义。”朱虹艳说。

两年多,没去过布达拉宫

王璐是软卧车厢乘务员,吉林人,个子不高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,说起话来透着东北姑娘的热情和朴实。她英语好,除了日常工作,还负责列车上的外籍游客翻译工作。

“这几年,坐火车来西藏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,列车就像一扇窗口,我们要展示青藏铁路人的风采。”王璐说。2024年6月,她主动申请跑拉萨这趟车。此前,她跑的是西宁至成都、上海等线路,从没到过高海拔地区。

“真跑起来,才知道不容易。”跑第一趟时,王璐没担心自己,只担心旅客高反。忐忑、好奇,她心里七上八下。第一趟跑完,她长舒一口气:“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也没什么可怕的嘛。”爽朗的东北姑娘嘴角上扬,露出明媚的笑容。

列车到达拉萨是傍晚6点多,旅客下车后,乘务组工作人员晚上7点多才能回到公寓。为保证第二天工作状态,乘务员只能待在公寓休息,第二天早晨7点多又要上车准备。“两年多了,还没去过布达拉宫。”王璐说,每次都是在火车上远远看见布达拉宫。她对西藏的服饰文化很感兴趣,看到穿民族服装上车的旅客,目光总要多停留几秒。

“这里的人很淳朴。文明乘车的旅客多,哪怕有时语言不通,也相处得愉快融洽。”王璐感叹。

“同事之间比家人还亲。”王璐说,大多数时间是和同事在一起,大家互相照应。跑这条线的人,在车上的时间比在家多,在高原的时间比在平原多,大家团结协作,凝聚力很强。

一趟趟跑下来,王璐渐渐明白,服务不只是端茶倒水,更是提前一步、多问一句、多看一眼。如今提起这条铁路线,她心里满是骄傲。

延续“天路”奇迹

列车员孙新凯是河北人,1.8米的大高个,毕业于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,2019年参加工作,跑了5年西宁至深圳的列车。说起他和西藏的缘分,还要追溯到毕业前的那趟旅行。

2018年,孙新凯和家人坐火车到西藏旅游。当时他没料到,有一天会常年跑这条线。现在,他是宁藏车队列车员,主要负责硬座车厢办公席。

随着沿线越来越多原来不具备运营条件的站点成为乘降所,办公席任务越来越繁忙。去年年底才开通的安多县雁石坪乘降所,乘客上车才能补票。

20年间,青藏铁路每日图定开行至拉萨的旅客列车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,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多个城市。越来越多的乘降所通了车,像孙新凯这样的列车员,就成了沿线群众与铁路之间最直接的桥梁。

“要耐心、细心,不能弄错一个人、一笔账。遇到听不懂的,就连说带比画,实在不行找旁边旅客帮忙翻译。”孙新凯说,为此他特意学了一些简单藏语。

在列车上工作久了,回到家反而不习惯。伴随着列车的行驶,孙新凯睡得特别香;回到家反而睡不踏实。“我爱人开玩笑,要不买个大号摇床吧。”这句玩笑话背后,是铁路人常年奔波、以车为家的真实写照。

让孙新凯感触最深的,是列车这些年的变化。车内卫生越来越讲究,厕所打扫得更勤了,插座变多了,纸质温馨提示牌变成了液晶显示屏,夜间上下铺的安全防护措施更加完善,乘务组还准备了小凳子、老花镜,方便老年旅客和重点旅客。

记者和孙新凯说话间,正好看到车厢里,有一对老年夫妇正靠着车窗,望着雪

山出神。

通过攀谈得知,这对老年夫妇来自江西,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拉萨,特意选了火车。“坐火车好,既能看风景,又能慢慢适应海拔。看我们年龄大,列车员每次路过都问我们舒不舒服,如果不舒服要告诉他们。”这对老年夫妇说,“一路景色看不够,服务更暖心。这趟车坐得值,风景好,人更好。”

青藏铁路被称为“天路”,它的建设和运营本身就是铁路史上的奇迹。但孙新凯说,前人建成了“天路”,他们的任务,就是把每一次出乘做好,守护好这条来之不易的雪域通途,让青藏铁路的奇迹不断延续。

午后,列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藏北草原上,窗外是连绵雪山。朱虹艳在车厢里轻声提醒旅客注意脚下,王璐在软卧车厢为外籍旅客翻译,孙新凯在硬座车厢帮旅客补票。他们的身影,像极了高原上迎风绽放的格桑花。

格桑花是青藏高原上最普通却最坚韧的花。在青藏铁路线上,像他们这样的铁路员工还有很多。他们常年奔波在这条海拔最高、环境艰苦的铁路上。“挑战极限、勇创一流”的青藏铁路精神,在他们身上不仅是一句口号,更是每一次巡车、每一次问候、每一次紧急处置……

天路上,格桑花年年盛开。而他们,就是那流动的格桑花,在雪域高原上,一路芬芳。

近日,有两位扎根农村的普通人引发热议。一位是义务支教者邹志鹏,他辞掉稳定工作,20年来辗转多地,倾尽所有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;一位是“蹲行医生”李创业,用一间不打烊的诊所,温暖四邻八舍。他们用脚步丈量人生之路,像一盏明灯,照到哪里,哪里就亮堂。

“我生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。”古往今来,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,但无论哪种方式,都需要锚定明确的目标,踏踏实实,一步一个脚印,坚持不懈走下去。这种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,总能释放出蓬勃的生命力,让人深受触动,从中汲取力量,得到启发。

掌握一技之长,磨砺人生的锐度。有句话说,学有所成,才能自立自强。李创业自幼肢体残疾,只能依靠双手撑地,一点一点挪动着“蹲行”。因为亲身尝过病痛误诊的痛苦,他立志行医。但对他来说,实现治病救人的目标并非易事:9岁时被骗走,被迫行乞;16岁时被解救回家开始上学,一路苦读,通过专升本考试,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。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不懈的努力,李创业的路越走越稳。

甘于无私奉献,沉淀人生的厚度。“穷家”难舍,故土难离,人生旅途中的每一次驻足,都源自真善美的触动。越是追求精神成长,越能摒弃浮躁内耗,坚守本心,返璞归真。这在邹志鹏身上就能看得出来——一件衣服穿20年,一双鞋穿六七年,一个月的开销不超百元。他把省下来的钱,拿来资助有困难的学生。其实,老师的样子,影响着学生未来的样子;教师心中有理想,学生眼中才有远方。

勇于走出舒适区,拓展人生的广度。琢之磨之,玉汝于成。经历一番磨难困苦,终会长成更好的自己。邹志鹏辞去稳定工作,一头扎进大山之中,在支教帮扶的过程中,找寻自己想要的答案。“真正的勇者含着眼泪奔跑的人,永不向命运和坎坷低头。”李创业的这句话,激励着更多人不放弃。山一程,水一程。如果有一天回忆走过的千辛万苦和艰难险阻,其实也都不算什么,因为这就是自己想要活成的模样。

山高人为峰。从中原大地到塔克拉玛干边缘,从烟雨江南到高原深山,有很多像李创业、邹志鹏一样的人,他们扎根乡村,走进去、留下来,像一座座桥连接起这头和那头的世界。他们是融入乡村烟火气里的普通人,坚守一份情怀,奉献一份力量,暖心动人,汇爱成海。

本报记者

代玲

格桑花

非遗代表性传承人

釉色温润孔雀蓝

炉火灼灼,釉色温润。在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的琉璃工作室里,古老的山西苏氏琉璃技艺,在年轻匠人张珺靓的手中焕发全新生机。指尖沾着温润的坭子土,眼前是跳动的窑火与澄澈的孔雀蓝釉色,守古法制艺、融时代新意、传非遗薪火,是这位年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山西是琉璃技艺的核心发源地。介休、太原等地的琉璃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太原苏氏琉璃独树一帜,标志性的孔雀蓝釉,色泽幽蓝雅致、烧制难度极高,是琉璃技艺里难得的珍品,曾一度濒临失传。

谈及这份技艺的重生,张珺靓满是感慨:“这份古法孔雀蓝釉,是我姥爷葛原生用20多年光阴、数千次试验一点点找回来的。”过去的孔雀蓝釉没有完整配方,仅有零星史料记载,窑温、釉料配比全凭摸索。窑温偏高,釉面暗沉发灰;温度偏低,便出不了通透纯粹的蓝。历经反复调试,葛原生终于成功复烧出纯正的孔雀蓝釉。如今太原永祚寺的孔雀蓝影壁,便是这份古法技艺重生的最好见证。

自幼浸润在工作室,碾碎坭子土、调配釉水、守窑观火,是张珺靓刻在童年里的日常。太原东山独有的煤层伴生坭子土,质地绵密、黏性极佳,是山西琉璃独有的原料优势,也是优质琉璃坯体的根基:“我从小看着泥土变器物、炉火生釉色,长年累月耳濡目染,慢慢就熟稔了每一份原料的特性、每一道工序的节奏。”

在张珺靓眼中,古法琉璃从不是简单的手工作坊。一件完整的琉璃成品,要历经陈腐、练泥、施釉、釉烧等繁琐工序,常规作品需一周工期,复杂器物更是耗时半月以上。最难拿捏的孔雀蓝釉采用复杂的熔块釉体系,对温度极其敏感,窑温每浮动30摄氏度,釉料配比就要整体调整,稍有偏差,整窑作品便会全部报废。

如今电窑、气窑精准控温,工业预制釉料省时又成本低,成为很多从业者的选择,但张珺靓始终坚守姥爷传下来的古法:“我一直坚持手工调配、高温熔制釉料,哪怕工序繁琐、环境艰苦。”

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熔炉前,需要人工持续搅拌熔融釉浆,高温炙烤、烟气缭绕,

稍有失误就会作废整锅釉料。“唯有手工炼制,才能烧出釉面通透、开片细腻、质感温润的孔雀蓝琉璃,这份独有的肌理与韵味,是工业化量产难以复刻的。”枯燥严苛的工序让张珺靓愈发懂得,非遗传承的底色是脚踏实地守住本源。

守得住古法,更要融得进生活。长久以来,传统琉璃多用于古建构件,造型庄重、偏向礼制用途,受众狭窄,难以长久存续。对此,张珺靓有着清醒的认识:“非遗不能只靠情怀硬撑,守旧不等于固守,唯有扎根市场,融入烟火生活,古老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。”

在完整保留古法烧制工艺的前提下,张珺靓大胆打破琉璃的刻板印象:“我试着拆解传统瑞兽纹样,柔化造型、缩小尺寸,设计出琉璃冰箱贴、随身挂饰等轻量化文创,也贴合现代人审美,做了孔雀蓝茶具、首饰、装饰盘这些日用器物。”

张珺靓还深耕工艺创新,打造出融合本土民俗的精品琉璃作品。以传统玉壶春瓶为基底,孔雀蓝为主釉、红釉勾勒山西传统婚嫁场景的作品,让古法工艺与地

域文化深度相融。她说:“我希望每一件作品,不仅是工艺的复刻,更带着我们山西的民俗温度与文化记忆。”

工作室常年聘用七八名本地村民,负责制坯、打磨等辅助工作,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。张珺靓告诉记者:“传承不只是守住一门手艺,能带着身边人一起增收致富,这份事业才更有价值、更有温度。”

“技艺藏在大众心里,才算真正传承。”这是张珺靓一直秉持的理念。在她看来,产品出圈只是第一步,让更多人认识、热爱琉璃文化,是活态传承的核心。她经常走进中小学、社区,开展公益琉璃体验课,“我不喜欢枯燥的理论宣讲,每次开课都以动手实操为主,让大人、孩子亲手揉捏泥坯、绘制挂件。”一次次公益科普,让冷门的琉璃技艺被看见、被熟知。大众的审美喜好与使用需求,也推动着琉璃产品迭代升级,让古老技艺不断适配新时代的生活节奏。

一捧东山土,一抹孔雀蓝,在年轻匠人的坚守与创新中,山西苏氏琉璃在人间烟火中生生不息,焕发新彩。

□ 本报记者 梁婧

李万祥